

战地记者讲故事



印记

■安普忠



插画：唐建平

初冬时节，山东淄博，鲁山深处，几名武警部队的巡逻哨兵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每到险处，领班员张立刚都会转过身来拉一把身后的战友。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显得格外有力。

“我们守护的目标遍布于这片深山之中。一次巡逻8公里，一天两次，当兵两年就相当于走一个‘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从中队指导员张亚博口中得知，扎根深山近10年的张立刚，今年已开启他的第5个“长征”，“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

一路巡逻，边走边听边看，幽深的山林里见不到淄博网红网络的“烟火气”，却能看到一茬茬官兵在这里默默坚守，把最美的青春变成闪光的印记，撒满大山的角角落落。

“敬礼！”一声响亮的口令打断了我的思绪，循声望去，张立刚和战友们驻足于一块刻有“英雄石”字样的石头前，庄严地致以军礼。

“英雄石”的主人翁，是全中队官兵的榜样。”看着我疑惑的表情，张亚博为我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2006年6月17日，一辆运送物资的货车刹车失灵，径直滑向20多米深的山涧，严重危及近在咫尺的目标和周边群众的安全。听到司机呼救，中队巡逻哨兵高雷、陈祥在手刹制动、石块垫堵无效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舍身堵在车轮下，以血肉之躯阻止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我们是‘坐在火药桶上’的守库

兵，一个小小的疏忽或失误都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虽然是和平年代，但每次巡逻我们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巡逻结束，一路严肃认真的张立刚这才放松紧绷的神经，同我闲聊起来。仔细打量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兵，个头不高但身姿挺拔，目光柔和又充满坚毅，黝黑的面庞带着一分特有的朴实真诚，说话时还略带腼腆羞涩。

“中队移防深山之初，面临的是供应难、吃水难、取暖难、下山难等种种困境，放眼周边，除了山还是山。有时大雪封山几十天，送给养的车上不来，大家只能踏着没过膝盖的雪一点点往上背。”张立刚说。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最低气温有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山风好似有一股执拗的“钻劲儿”，衣服裹得再厚也能被它钻透。

“这里是我们中队的‘扎根林’，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这儿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金山银山’。”我跟着张立刚爬上中队后山，走进一片果树林。张立刚指着一棵挂着他名字牌匾的桃树告诉我，这是他入伍时种下的，已与他共同成长了10年。每个新到中队的官兵都会种下属于自己的果树，意味着共同在这里扎根成长。

“亲手建起的家园，倾注了官兵很多感情。中队的每个角落，都有一茬茬官兵拼搏奋斗的印记。”谈起中队“拒绝守山靠山、矢志愚公移山”的建设发展史，张立刚如数家珍：开荒缺地，大家齐心协力从石头缝里一点一点抠；山上缺土，就从山下一袋一袋背；铺路缺料，就到河里捡鹅卵石、淘

河沙，硬是在这石头上种出了一片果林，还开辟建成一个标准的400米障碍训练场……

“这里虽然任务重、条件苦、危险多，但官兵精神头十足、不舍得离开，每年老兵退伍申请留队的人很多。一茬茬官兵之所以无怨无悔扎根大山深处，正是因为在这里战斗过的兵，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留下的印记，所以大家对中队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站在中队荣誉室里，张立刚告诉记者，这一面面奖牌、一座座奖杯、一张张照片的背后，记录着官兵的付出和奉献。

“中队第三任指导员尹成宝经历过中队最艰苦的岁月，但30年后，他执意把儿子尹进送回大山当兵。‘一对父子兵，接力守大山’的故事一度传为美谈。”谈及自己曾经的中队长尹进，张立刚颇有感触地说，在中队战斗过的官兵都对这里难舍难离，每年都有退伍老兵回来“探亲”。

下午训练时间，山风很冷。在中队营区一个坡度近50度、长度93米，被官兵命名为“励志坡”的陡坡上，我再次见到了张立刚。“以山为伴，以苦为乐，以战为本，以队为家”，坡边山体上鲜红的标语，映衬着张立刚筋骨凸起、汗流满面、扛着轮胎和战友奋力冲坡的身影，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忠诚在这里扎根，信仰在这里扎根，梦想在这里扎根，青春在这里扎根。”离开中队前，我在营区门口伫立良久，反复默读着“扎根石”上的鲜红大字，心里坚定地确信：年轻的官兵会像大山扎根大地一样扎根在这里，默默守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与平安。



记者心语：

军人脚下的路通向万水千山。每一个走过的人，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欢庆节日的钟声里
我们燃放满天欢乐

仰望夜空一簇簇礼花
我想到那点亮希望的火把
八角帽下目光炯炯
单薄的军衣裹着坚硬骨骼

围坐在熊熊篝火旁
革命，闪着明亮的思索
茫茫草地 皑皑雪山
无法将信仰淹没、阻隔

这就是燎原的火种啊
映照着重初心千颗万颗
火箭像红绸凌空舞动
好似胜利后扭起的秧歌

不能忘记那一只只火把
冲破黑暗迎来曙光
今夜，回望历史的天空
那颗红星永远闪烁

只是，口音略有改变
早先是秦汉腔，后来有宋明音
现在则是标准的普通话
海浪回身的时候
会发出卷舌音

这威严的气氛与威严的界碑
是一个整体
小岛是南中国的基座
我在新疆看到过北方的界碑
如今又看到中国南端的界碑
很好，我完成了自己的方位
祖国很容易在队列里
喊出我

红星闪烁

■张德平

五彩缤纷的焰火
宛如璀璨银河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长征，伟大的英雄之路。

这条英雄之路，像一根新生的血管，在黑暗腐朽的肌肤下延伸搏动，一片片点燃了大半个中国，觉醒了大半个中国。

这条英雄之路，是穿着草鞋重重砸向地面，震动着饱经沧桑的土地。

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英雄的队伍。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骨骼加固了泸定桥的铁索，意志融化了夹金山的冰雪，信念踏平了大草地的泥潭……沿着这条用生命铺展的英雄之路前进，又有无数英雄不断奔涌而来，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图书馆，我翻开史书，随着悠扬足音走上英雄之路。幻影在脑海里闪动、跳跃、叠加，我仿佛闻到了浓重的硝烟味道，听到了枪炮的轰鸣，看到了卓绝抗争的斗争。我甚至看清了英雄们坚毅果敢的面容，听到了他们沉重的呼吸，触碰到他们滚烫的脉搏。我融入他们的队伍，成了奔赴在那条路上的战士……

血色黄昏，于都河畔，军旗猎猎，战马嘶鸣。英雄之路从这里开始铺展，像一棵大树的根系，向中国版图西部延伸，虽遭遇万难阻隔，却从不停止，千回百转，绵延向前。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乡亲们的歌声在我耳畔回响。我是谁？请不要问我的名字，我们8万多人拥有同一个响亮名字——红军。我在彭老总麾下红三军团，今年还不到20岁，但已身经百战。乡亲们泪眼盈眶住我手里塞鸡蛋、糯米团，往我身上绑草鞋、斗笠，一遍遍叮嘱我“一定要再打回来”。

告别乡亲，我和战友们冲向了敌军的封锁线。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就在枪口冒出火光的那一刻，一个身影突然在我前面闪了一下，然后倒下去。那是班长挡住了子弹，一条年轻的生命陨落……

突破三道封锁线，前面就是湘江。我是谁？我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血战湘江，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红34师掩护红八军团主力渡江。完成阻击任务后，渡江道路被敌军封锁。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我们奋力冲杀，突破层层围堵，最后只剩下100多人。

战斗时，我腹部中弹，紧了紧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弹尽粮绝，伤重被俘。“绝不能当俘虏！”在敌人押解途中，我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扯断了肠子……

湘江之战，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我是谁？我是红4团3连连长毛振华。

英雄之路

■刘宇轩

长征途中，红4团像一把尖刀披荆斩棘，为红军主力开辟前进的道路。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探路雪山草地、攻克腊子口……这条英雄路上，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篇章，都有我红4团将士奋力书写的浓重一笔。

乌江天险横亘眼前。军情急迫，强渡突击。晚上，我带领17名红军勇士，携带驳壳枪、手榴弹，身背大砍刀，跳上竹筏向对岸划去。由于水流湍急，只有我们5个人到了对岸，隐蔽起来。

清晨，部队出动60只竹筏开始强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滚滚波涛中奋勇前进。关键时刻，我们5人像天兵一样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排子弹扫过去，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担负掩护任务的2营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机枪和多门小炮一齐射向敌人，主攻1营迅速过江，冲向敌阵。黔军守敌土崩瓦解，乌江天险被突破！

突破乌江，黔北重镇遵义城就在眼前。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我是谁？我是红13团的战士葛志勇，就是我们团攻克娄山关，击败了以王家烈为首的黔军。

那段时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时而摆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姿态，时而又做出要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趋向，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调动国民党军队。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前面就是大渡河。我是谁？我是红1团2连连长熊尚林。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向安顺场前进。夜幕下，团长杨得志率一营直奔安顺场渡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南岸守敌，翌日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泅渡也无法架桥，只能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只船强渡。营长孙继先率领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分两批乘一条小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携带手榴弹、手榴弹、大刀，向北岸驶去。敌军集中火力向我们的小船射击，子弹在耳边横飞，炮弹在船边爆炸，水柱冲天。

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跳上对岸，击溃了敌守军。主攻部队上来后，冲入山腰敌军阵地，继续穷追不舍，以掩护红军主力顺利渡河。这里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单靠几只小船短时间无法将大部队运过河。红军指挥部决定：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在安顺场北160公里。这一重任落在了红4团官兵的肩上。

我是谁？我是红4团2连连长廖大珠。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沿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行军。夜幕降临，下起瓢泼大雨，官兵一天没吃饭，但没停下脚步，一直同对岸敌人的一股援军隔河赛跑。敌人跑累了，停下了，我们没有停下，继续在雨中狂奔。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于第二天清晨到达泸定桥附近，并袭击泸定桥西桥头。

总攻开始，我带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踏上只剩13根铁索的泸定桥。我们迎着敌人的炮火一点点攀援前进，后面紧跟的3连官兵扶着门板，边前进，边铺桥。霎时间，大渡河上写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波涛声、汇成撼天动地的交响……

又是我红4团。仰望眼前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夹金山，我们又无反顾地向上攀登，为红军主力踏出一条冰雪之路。许多战友因寒冷、饥饿、劳累、伤病倒下了，一座座白雪堆起来的坟冢，像雪山上的雪花一样圣洁。

还是我红4团，第一个走进茫茫草地。干粮用尽，我们煮马鞍、吃草根。一个战友一脚踏入泥潭，慢慢沉下去……只有刻着名字的一根根棍立在他牺牲的地方。

长征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向北，一直向北，到达懋功，到达永坪，到达吴起镇，到达甘孜，到达会宁，去完成一个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

合上书，我从历史的硝烟中走出来，掩卷而思，心潮澎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肩负着不同的责任。那个时代的英雄，为了信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忠贞不渝地跋涉前行，不管前方多么凶险，哪怕是流血牺牲，也没有退缩半步。

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一条铺在脚下的英雄之路。我是这条路上的一员，愿像前辈们那样，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行。

我们在新疆安营扎寨后，每天训练回营，带去的水壶回来时总是空空如也。这天，我所在的装备车像平时一样准备结束训练，却突然接到新的作战任务。

我和同车的金班长开始四处奔走寻找点，重新确定本车作战位置。新疆热辣的阳光，让我很快就口干舌燥。我晃了晃腰间的水壶，一点声响都没有。金班长是一名二级上士，由于我分配到单位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机会和她深入交流，相处起来仍有一丝拘谨。正当我思索着如何开口时，金班长已经把她的水壶取了下来。“来，喝我的。”她爽快地说。我的喉咙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我们又继续向前奔去。

当天，我们圆满地结束了训练任务，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住处。夜幕降临，盛夏的戈壁滩，柔和的星光在夜空绽放，美得就像一个朦胧的梦境。入睡前，金班长钻进我的帐篷和我闲聊起来。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单位的历史和连队情况，我们相谈甚欢。临走时，她指着我的水壶笑着说：“以后多带点水，不然就只能喝我的了。”我畅快一笑，心情变得格外轻松。从那以后，她成为我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和她的沟通交流，也让我更适应了新的环境。

如今，我入伍已经10年。有时随手拿起身边的军用水壶，我会思绪纷飞，感慨万千。那些关于军用水壶的故事陪伴影响了我的军旅生活。每当我郑重地把水壶挎在腰间，好像能感受到一股绵延不绝的力量。

文学

长征

第6018期

军用水壶伴我行

■湛小贝

我19岁去当兵，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

到了部队后，我很快也领到了分发的水壶。与外公的水壶相比，现在的军用水壶，不但更加结实、保温，壶盖也改由抗菌的材料制成。

新兵连结束后，我正式下连。根据连队的传统，每名新兵都有一名军士帮带。和帮带我的何班长第一次见面时，她竟然带来两个军用水壶。在我不解的目光里，她把两个水壶里的水调成一样多，调短了背带，然后把水壶交到我手里。

“我们话务兵要每天打字，手腕力量得足。这两个水壶是用来锻炼手腕力量的。你把它挂在手腕上练习，坚持下去就会有效果。”何班长严肃地说。她那秀气的脸，因为不苟言笑的神情而显得有些威严。

我不敢怠慢，也在心里暗暗赞叹“发明者”的智慧。比起哑铃，水壶的背带让它更方便手提和悬挂。水壶里的水随着练习天数的增加，一度增加到接近满壶。在那段特有的训练时光里，有时我的梦里都是手挂水壶，在班长严肃地指点下不断练习……

得益于“手挂水壶”练习，更得益于要求严格的班长，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结业。那天，班长终于掩饰不住喜悦，笑容满面。

经过后来的相处，我发现何班长性格慢热，不擅言辞。她对我的关心关爱从两个水壶开始，陪伴了我整个义务兵时光。

后来我考入军校。毕业后分到，面对全新的岗位和专业变动，我的心里不免有些落差，甚至一度不愿与人沟通。当时，我所在单位要去驻训。当我们乘坐的车缓缓驶入戈壁，映入眼帘的天空和大地是漫天的黄和雾蒙蒙的灰。我不由地拉了拉身上的水壶带，好像想要得到某种力量似的。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前不久，我休假在家整理外公的遗物，一个斑驳老旧的军用水壶静静地立于书柜一角。我抚摸着水壶，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外公是一名抗战老兵。这只军用水壶在他心里就像一位“老朋友”，还曾经救过他的命。

外公15岁当兵，在枪林弹雨中成长。战斗中，他总结出一些经验：根据子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判断它的杀伤力。子弹发出如“啾”的鸟鸣，这是泄了气的皮球，可置之不理；子弹发出“嘘”的哨音，这是进攻的“毒蛇”，要立刻躲避。有一次，外公和战友们在冲锋中，遭到敌人阻击，根据辨别枪声的经验，要立即卧倒。外公为掩护一名伤员，最后一个卧倒在地。一阵枪声过后，外公发现随身携带的水壶侧边留下一个深深的弹痕。

“如果不是它，被子弹打穿的就是我。它就是我的战友兄弟呀。”外公后来对我说。晚年时，外公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他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清晰地念叨一些战友的名字，吵着要去看望他们。

外公已去世8年。他的那个军用水壶，我保留至今。壶身多处凹陷，壶的外皮被磨出了金属的底色，侧边还有一个深凹的弹痕。壶的背带泛黄，细细的瓶口上，软木塞已开裂破损。

幼时的我，每每向外公讨要这个水壶，他总会用低缓的嗓音，一遍遍向我讲述军营往事。也是从那时起，外公的军营故事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及至

冬日长城（中国画）

陆千波作

